

民族医药抢救性发掘整理



LI SU ZU YI YAO JIAN JIE

傈僳族
医药简介

杨玉琪 贺铮铮 主编



中医古籍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books

民族医药抢救性发掘整理



傈僳族
医药简介

杨玉琪

贺铮铮

主编

中医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傈僳族医药简介/杨玉琪，贺铮铮主编.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4.6

（民族医药抢救性发掘整理）

ISBN 978-7-5152-0551-9

I . ①傈… II . ①杨… ②贺… III . ①傈僳族—民族医学 IV . ①R2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1297号



民族医药抢救性发掘整理

傈僳族医药简介

杨玉琪 贺铮铮 主编

责任编辑 孙志波

装帧设计 韩博玥 张雅娣

出版发行 中医古籍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直门内南小街16号（100700）

印 刷 廊坊市三友印务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43千字 彩插26幅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152-0551-9

定 价 32.00元

《傈僳族医药简介》编委会

主 审 马克坚

主 编 杨玉琪 贺铮铮

副主编 马克坚 方 路 侯凤飞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克坚 方 路 付 珊 陆宇惠 杨玉琪
金 锦 赵文科 侯凤飞 赵景云 贺铮铮
俞永琼 莫用元 郭世民 瞿广城

序

满族、鄂温克族、布朗族、怒族、傈僳族、佤族、德昂族、阿昌族、哈尼族、仫佬族等10个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发掘整理是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资助项目“民族医药发展关键技术示范研究”课题，也是一项民族医药抢救性发掘整理任务。这项工作，在中国中医药科技开发交流中心的组织指导下和有关民族地区一批专家的努力发掘下，从2008年启动到2011年结题，历时3年终于完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推动了当地的民族医药工作，而且编著出版了这套《民族医药抢救发掘整理丛书》，使无形的文化遗产变成了有形的文本记录。这是我国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为我国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保护了一份可贵资料。

民族文化是民族医药之母。上述10个民族中有8个民族信仰萨满教或原始宗教即自然崇拜、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有两个民族信仰南传佛教。他们的宗教信仰影响了他们的世界观、生命观和疾病观，以致传统医药中保留了不少“医巫不分”“医巫一体”“鬼神作祟”“神药两解”的成分或痕迹。这一点，最容易引起现代科学者的反感；有人甚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民族医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但这正是民族文化难以回避的问题。因为，一方面，任何传统医药都有医巫不分的童年；另一方面，“神药两解”在不断的医疗实践中有了变化，也有了新意，已不是一般的望文生义所能理解和愿意理解的。《黄帝内经》云：“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见“五脏别论篇”）春秋时代的名医扁鹊说：“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这第六个不治，与《黄帝内经》“不可与言至德”内外呼应，成为中医脱离“医巫不分”的有力证明。但许多民族医药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纵然如此，民族医药仍不失为伟大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无数的政治家、科学家都是有神论者，他们相信上帝、相信真主，经常遇事祷告，按着圣经宣誓，

人们习以为常，不以为奇，而唯独中国的一部分科学工作者和管理者，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对民族医药责难有加，苛求无尽，不欲其生。在长期处于发展中的中国，在认知文化多样性的今天，这种狭隘的“科学观”实在令人费解。

从总体上看，《民族医药抢救发掘整理丛书》对每个民族医药的记述包括四个部分：一是本民族的基本情况、文化背景、民间习俗；二是养生观念、起居饮食、病因病原、诊断治疗等传统医药知识；三是草药资源和草药应用；四是医药历史和医林人物。其发掘整理的深度并不一致。有的如满医药、佤医药、哈尼医药过去已有人收集整理，出版过书籍。不过这一次做得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民族医药抢救发掘整理丛书》对民族医药的诊疗、方药的收集最为着力，但正如《阿昌族医药》的编著者所言：“这些治疗方法与用药经验以‘碎片’的形式高度分散在各个阿昌医的头脑里，以本民族语言流传于民间。”其他民族医药也是大抵如此。特别是时至今日未发掘整理某些民族医药，其丢失衰败的程度已相当不堪。要完整地收拾这一片“原生态”的领域，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了。身怀绝技的民族民间医生，已如凤毛麟角。所以这一批抢救得来的10种民族医药资料，就显得尤其珍贵。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4年，卫生部和国家民委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提出了继承发展民族医药的全面规划和整理发掘民族医药的具体任务。近30年来，发掘整理基本上接近完成，还有20个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尚待发掘，他们主要是人口较少民族。数量虽少，但任务艰巨。因为他们都在边远贫困地区，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但作为兄弟民族的传统文化，乃千百年来群众的创造与积累，源自乡村野老，长于草根之间，我们必须同等对待，同样珍惜。陶弘景曰：“或田舍试验之法，或殊域异识之士，如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牵牛逐水近出野老；饼店蒜齑，乃是下蛇之药；路边地松，而为金疮所秘。此盖天地间物类，莫不为天地间用。”也正如赵学敏《串雅·自序》所言：“谁谓小道不有可观者欤！”因此，面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民族医药，无论其发掘整理存在多大困难，我希望通过总体安排，精心组织，再来一次抢

序

救性发掘整理，把课补完，以全面完成这项历史任务。

是为序。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名誉会长
诸国本

2012年9月9日

前　　言

民族医药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己独特的医疗特色，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建国以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民族医药工作，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扶持发展民族医药，使我国民族医药在发掘整理、推广应用、传承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为了进一步加快民族医药的发展，解决影响民族医药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问题，为民族医药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科技部于2007年启动了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民族医药发展关键技术示范研究”。“10个尚未发掘整理的民族医药抢救性研究”属于上述项目研究的一个课题，课题编号为2007BAI48B10。研究目标为对于尚未开展发掘整理的傈僳族、布朗族、德昂族、怒族、阿昌族、哈尼族、仫佬族、鄂温克族、满族、佤族等10个民族医药进行抢救性发掘整理；针对我国各民族医药目前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现状，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形成民族医药发展研究报告，提出民族医药发展对策建议。

“傈僳族医药的抢救性发掘整理研究”是“10个尚未发掘整理的民族医药抢救性研究”的子课题之一，子课题编号为2007BAI48B10-01。研究目标为对尚未开展发掘整理的傈僳族医药进行抢救性发掘整理，编撰傈僳族医药简介，对傈僳族医药进行原汁原味的保留、保护，为今后开展傈僳族医药的深入研究提供科技支撑。这也是国家层面首次组织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对傈僳族医药进行规范性挖掘整理研究。

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为“傈僳族医药的抢救性发掘整理研究”子课题的承担单位。2008年以来，在国家、省、州、县、乡等相关机构和人员的指导和协助下，课题组成员多次深入傈僳族聚居地区，从傈僳族自治州、傈僳族自治县、傈僳族乡到散居傈僳族村寨和其他州市县乡傈僳族村寨，广范围、多层次对尚未开展发掘整理的傈僳族医药进行抢救性发掘整理，灵活运用专题座谈、人物访谈、实地调查、问卷调查、表格调查等研究方法，进行

了实地调研，行程三万余里，实地走访了百余人次，走访了多个傈僳族民间医，对十余位傈僳族民间医代表人物进行了专访，首次较为全面地对傈僳族民间的诊疗经验进行收集整理。实地调查到了傈僳族常用药材60余种，收集了多种傈僳族医药常用单方验方。在公开出版物中收集到傈僳族药物种类225个。进行了傈僳族医药发展历史沿革，常用的医技医法，对于疾病的防治与养生保健的认识，常用的药物和单方、验方、秘方以及文献资料等的发掘整理研究。

通过3年多的抢救性发掘整理工作和研究，初步揭示了傈僳族医药的现状和了解了傈僳族医药近代的演变过程，基本证实了傈僳族历史上确有本民族医药存在。现在的傈僳族聚居地区，每个村寨一般有1~2名会本民族医药的民间医，在当地居民的疾病防治、健康保健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历史上傈僳族的行医人员均为“神药两用”及务农“兼业”人员，没有专职医药人员。所保留下来的传统医药，涉及了内、外、妇、儿、皮肤、五官等科。傈僳族民间医生诊断疾病多用看、触、叩、听、嗅等方法，常用捏、按、压、挤以及刮痧、针刺、割治、拔火罐、火灸等手法减缓病情，治疗疾病。傈僳族传统治疗方法主要有煎服法、洗滴法、割治法、口吸法、箭穿法、旋转法等。用药就地取材，多用草本、木本植物的根、茎、叶、花、果或全草以及动物药入药，特色是主要以新鲜药物为主药，配方药剂多以煮服，间有用酒、水送服。用药具有单味多、复方少的特点，一般分为内服和外用两种。外用法主要有洗、泡、敷患处等。医术简练实用，易在民间推行。

傈僳族是云南特有的人口分布较广少数民族之一，客观存在着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医药，是我国民族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处于抢救发掘整理的起始阶段，非常有必要继续进行系统的抢救性研究。傈僳族医药的现状是有本民族的民间医、有本民族的特色诊疗方法和药材、对一些疾病有治疗效果，切切实实地发挥着作用，我们必须承认并尊重它的医疗作用和学术价值。傈僳族医药具有深度研究开发的意义。由于傈僳族医药同样具家传性、保守性、单传性、口传性、散在性、非系统性、非理论性、有民族语言而无民族文字和文字资料较少等特点，对傈僳族医药现状的调研成为发掘整理的主要方法，应采用更加科学规范的方法进行追踪研究。

本课题的顺利实施，为今后继续开展傈僳族医药的抢救性发掘整理和深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依据，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对傈僳族医药继续抢救发掘整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目 录

第一章 傈僳族基本情况	1
第一节 傈僳族渊源与历史变迁	1
第二节 傈僳族的人口分布	5
第三节 傈僳族居住地地理环境	8
第四节 傈僳族居住地自然资源	11
第五节 傈僳族的文化	13
第六节 傈僳族的社会生活	28
第七节 傈僳族的宗教信仰	30
第八节 傈僳族的语言文字	31
第九节 傈僳族的风俗习惯	34
第二章 傈僳族医药发展历史沿革	39
第三章 独具特色的傈僳族诊疗法	51
第一节 傈僳族传统诊疗法	51
第二节 傈僳族特色诊疗技术	55
第三节 傈僳族用药特点	61
第四节 傈僳族诊疗法传承方式	64
第四章 傈僳族的养生保健	66
第一节 傈僳族饮食文化与养生保健	66
第二节 傈僳族服饰与养生	69
第三节 傈僳族的节日习俗与养生	70



目 录

第四节 傈僳族生活禁忌与养生	71
第五节 傈僳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养身保健	72
第五章 傈僳族常用药物	73
第六章 傈僳族医药代表人物简介	139
第一节 历史传说中的傈僳族医药人物	139
第二节 傈僳族医药代表人物简介	140
第七章 傈僳族医药传说与趣话	158
第一节 傈僳族医药与巫的传闻	158
第二节 傈僳族医药传闻	160
第三节 傈僳族医药趣话	161
第四节 民间傈僳族医发现药物的故事	162
参考书目	163
参考文献	164



第一章 傈僳族基本情况

傈僳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古老的成员，也是云南世居民族之一；发源于青康藏高原北部，是中国、缅甸、印度和泰国的一个跨国性质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中心在中国原来的西康省（现今云南省、四川省、西藏之间的州县）和古代云南腾越州的坎底地区、江心坡地区（现今缅北克钦邦的葡萄县）。据汉文史籍记载，傈僳族早在公元8世纪以前就居住于四川的雅砻江和川滇交界的金沙江西岸的广大地区，以后又逐渐由东向滇西北迁徙，形成了今天大都聚居于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流域的地理分布状况。

第一节 傈僳族渊源与历史变迁

一、傈僳族渊源

傈僳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源于氐羌部落，属于蒙古人种南亚类型，并与彝族有着渊源关系。其族名称最早见于唐代著述。唐代史籍称“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乌蛮白蛮之种族”或“栗蛮”及“施蛮”“顺蛮”，均属“乌蛮”，分布在今川、滇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两岸等广阔地带。

据考证，其历史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属氐羌部落），1~3世



纪秦汉时期为“叟”“濮”族，唐朝时期为“乌蛮”部落的一支，到8世纪始称“粟粟”（即傈僳族）。

二、傈僳族历史变迁

傈僳族在历史上的发展可分为三个不同时期：远古时期、古代时期和近现代时期。远古时期——唐以前：据考古学家考证，傈僳族先民活动的地方已出土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证明是早期人类活动频繁的遗址。另外，在古代傈僳族的长歌大调及传说中，也可以看出傈僳族先民活动的场景，显现出早期傈僳族先民“构木为巢”“茹毛饮血”的痕迹。据唐樊绰的《蛮书》卷四“名类”载：“粟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邛部台登城东西散居……”邛部，在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一带。傈僳族以一个独立部落的面貌，第一次在中华史书中出现。古代时期——宋、元时期：8~13世纪期间，即宋、元两个朝代，文献史籍上记载傈僳先民活动的比较少，仅在元末的《元一统志·丽江风俗》载有“丽江路，蛮有八种：曰麽些……曰卢（粟粟）……参错而居”等寥寥数语。近现代时期——明、清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傈僳族的民族发展史中，一般把13~20世纪初叫做近现代时期，也可以称作“明清时期”。元末明初，傈僳族先民经过不断的融合发展，逐渐形成了民族共同体，从彝族支部集团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单一的民族群体——傈僳族，也是现代意义上的傈僳族民族共同体。

明代，傈僳族以狩猎、采集为主，以兽皮作纳税，处于受官家剥削的社会地位。由于木氏土司的残酷压迫，傈僳族人民在头人刮木必的率领下，渡过澜沧江，翻过碧罗雪山，迁到怒江地区。这也是傈僳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迁徙，也是最早进入怒江的傈僳族。

清代，统治者的压迫导致粟粟民众起义，再次引起第二次粟粟人西迁的高潮。最突出的一次是嘉庆年间的粟粟人起义。关于这次起



义，《滇系事略》中有这样的记载：“嘉庆四年（1799）己未，八月癸亥，维西栗粟藤鲜蟀纠众作乱，总督琅公驻剑川，集兵剿之，愈年始授首，余从就抚。”其中，恒乍绷（即藤鲜蟀）与刮木必一样，也是傈僳族历史上对其民族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但与后者具有更多的传说成分相比，恒乍绷则更为真实。恒乍绷领导的傈僳族与纳西族联合反抗康普土司的压迫剥削，遭清王朝的残酷镇压，被迫更名换姓迁往四川省的米易、德昌县定居。据《清职贡图》载：“傈僳，散居姚安、大理、永昌、丽江四府。其居六库（今云南泸水境内）山者……；其居赤石崖（今云南宾川北部），金沙江边与永北（今云南永胜）连界者，迁徙无常……”但总体说来，傈僳族在这一时期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维西栗粟，自唐代以来维西成为栗粟分布的核心区域；二是怒江栗粟，即后迁到怒江流域福贡、碧江地区的栗粟。19世纪20年代，清朝在靠近内地傈僳族分布的丽江、永胜、华坪等地，实行“改土归流”。一些世袭的纳西族和白族土司为流官所取代。到了清代后期，经过几次大规模的迁徙，栗粟人口及经济、文化重心西移至澜沧江以西的怒江流域。

民国时期，傈僳族分布地域比较以往有扩展迹象，并且其迁徙也出现了新特点：一是从藏彝走廊西部边缘中段向北段推进，二是向缅甸推进。出境到缅甸的傈僳族起初居住在离中国较近的腊驳、施腊当、腊嘎等地，后来逐渐向纵深迁移，前后迁至老骂、朴加、吉列等地。

1908年，云贵总督府及丽江府派阿墩子（德钦）弹压委员夏瑚巡视怒俅两江，夏瑚委任怒管及俅管袁裕才等分别管理怒江及俅江（独龙江）事务，并下令取缔过去康普、叶枝、察瓦龙等地土司对傈僳族、独龙族的苛派。1911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中国领土片马、鱼洞、岗房等地。辛亥革命后，云南军都督府都督蔡锷任命西防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师师长李根源组成3个殖边队进驻怒江地区，从而阻止了英国殖民势力向怒江的窥伺。此后，云南地方政府分别在怒江地区建立了知



子罗(碧江)、上帕(福贡)、菖蒲桶(贡山)、泸水等4个行政委员公署，1928年以后分别改为设治局，并在独龙江的茂当设立公安分局，管理独龙江事务。

清末民初至解放前夕，傈僳族人民进行了数百次反对封建统治及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祖国边疆的武装斗争，逐步向西迁徙，形成了今天的“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格局。1908年，福贡腊乌傈僳族人民处死以“探险”为名进行侵略活动的德国人布伦胡拍和他的协同者。有名的“片马事件”就发生在怒江州的泸水县。1911年英国侵略军占领了缅甸以后妄图吞并我国片马、古浪和岗房，傈僳族人民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完整，用弓弩、刀箭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现在在高黎贡山上树起了“片马人民抗英胜利纪念碑”，这是傈僳族人民的骄傲，也是对殉难烈士的悼念。抗日战争中，傈僳族人民利用地形，用尖刀、毒箭、竹签、陷阱、滚木等手段打击侵略者，斩断日寇伸进怒江的铁蹄，日寇始终未能渡过怒江。1937年，福贡杜甲的傈僳族人民又愤然掀起对美帝国主义占领田园修教堂的斗争，赶走了帝国主义分子，烧毁了教堂。1934年到1943年间，傈僳族人民在云南中共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展开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不断开展对国民党、设治局和土司地主的斗争，一直坚持到1949年年底获得解放。

三、中、缅、泰傈僳族跨境分布格局的形成

傈僳族还是跨境而居的民族。清代后期，经过几次大规模的迁徙，傈僳族人口及经济、文化重心西移至澜沧江以西的怒江流域，这也为其随后继续前行，最终进入缅甸、泰国，形成跨国分布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傈僳族什么时候进入缅甸，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傈僳族大规模迁入缅甸大概是在清朝傈僳族几次起义遭到清政府残酷镇压后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迁徙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由怒江流



域出发，翻越高黎贡山，经片马、腾冲等地进入缅甸；一是由澜沧江流域出发，经耿马、永德和镇康等地进入缅甸。

在缅甸，傣傣族主要分布于缅北高原的克钦邦及迈立开江、伊洛瓦底江流域的葡萄地区至八莫一带，并散居在萨尔温江流域的掸邦高原等地。

泰国的傣傣族都是从缅甸迁徙过去的，时间大概在1921年前后。

傣傣族在漫长的时间里不断迁徙，从雅砻江和金沙江流域迁徙到澜沧江流域，再辗转到怒江流域，最后形成了中缅泰跨国境分布的民族分布格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傣傣族居住的地区与其他地区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继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指导下，先后在傣傣族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成立了自治州、自治县及民族乡，傣傣族政治、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傣傣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今天，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傣傣族沿着社会主义光明大道，朝气蓬勃，昂首迈进新世纪。

总体来看，傣傣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其历史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傣傣族从族群出现直至发展为今天单一的民族，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和纷繁的历史变迁。

第二节 傣傣族的人口分布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傣傣族人口近80万，云南省傣傣族人口733108人，其中男370500人，女362608人。在云南境内，傣傣族主要聚居在怒江傣傣族自治州和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维西